

邱小姐

赶往地狱的天使

(样章)

咸鱼 著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is is a work of fiction.
Similarities to real people,
places, titles or events are
entirely coincidental.

邱小姐 赶往地狱的天使

Second Edition.

February 15, 2024.

Copyright © 咸鱼

Written by 咸鱼

本作品纯属虚构。时间、地点、人物、名称和事件等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巧合。

目录

- | | |
|------|----------|
| 第一章 | 兽医站的偶遇 |
| 第二章 | 条条大路通罗马 |
| 第三章 | 烽火戏诸侯 |
| 第四章 | 病毒和石斑鱼 |
| 第五章 | 猎人和猎物 |
| 第六章 | 和尚升级到花和尚 |
| 第七章 | 美国总统秘密访华 |
| 第八章 | 无能的网络暴力 |
| 第九章 | 按下葫芦起来瓢 |
| 第十章 | 长成天使的恶魔 |
| 第十一章 | 赶往地狱的天使 |
| 第十二章 | 日本没有沉没 |
| 第十三章 | 南亚有三恩 |

第十一章 赶往地狱的天使

情况邱清丽已经知道了，邱添和妈妈又详细说了一遍有关彼得·雷曼的事情。二处的人来了，邱清丽和老李以及二处的人开会。邱添见他们开会，自己去跨院先睡了。

二处的意见是大卫·布里奇不是重点，也没有必要性和急迫性，但如果能通过解决大卫-布里奇得到彼得·雷曼，并且挖出至今仍然潜伏的美国间谍，会一雪国耻，意义特别重大。邱清丽同意二处的意见，但有些顾虑，因为牵涉到自己的往日恩怨，怕被别人说是假公济私。最后邱清丽说自己不能决定，还是向军委汇报一下再说。

军委主席听过汇报后说：“清丽同志啊，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和安全，我认为应该立刻行动，风险完全可以承受，甚至说是完全可控的。你的顾虑我能理解，但你这样犹豫，你这不是假公济私，是因私废公啊！不要因为你的个人问题耽误了为

国家挽回损失和挖出长期潜伏的敌人高级特务，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啊！”

邱清丽回到办公室，关处和老李都在等她。

邱清丽宣布了决定，大家草拟了方案。二处的关处长问：“那，派谁去执行任务？”

老李笑了，“老关，这问题问的，人家指名道姓的！”

“我这不是怕有危险么！”

“老关，你怎么了？没危险我自己就去了。”

“老李，你好好说话，怎么还学会抬杠了呢！”邱清丽嗔怪到。邱清丽又转头问老关：“老关，你也是，今天磨磨唧唧的。你到底担心什么啊？”

“我说危险的意思是…”他看了看邱清丽和李常春，“我担心邱添因为个人感情影响判断，行动中给她带来危险，毕竟这次的对手，特别是那个雷曼，他是军情界的老流氓啦，不是善茬啊。所以我考虑

是不是让别人去相对更稳妥，咱们也有其他经验丰富的人，特别是擅长审问的人。或者考虑把雷曼带回来，让审问专家问他。”

“这个人肯定是要解决掉的，带回来太麻烦了，也容易节外生枝，还是在当地解决吧。”邱清丽说。

“美国总统都能弄回来，一个雷曼不会有问题的。”关栋天说道。

“老关，一个雷曼，咱没必要兴师动众的，越简单越好。”邱清丽不同意。

“我直说吧。比起雷曼，我更想要的是卧底。我怕邱添还没问出来就把雷曼处理掉了。”老关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还得听你和老李的，我可以帮助判断。”邱清丽说。

老李迟疑了一下。“我说两点吧。邱添学过但确实没有专门搞过审讯。但出外勤嘛，有的时候需要问点信息什么的，对方不一定都配合，邱添还是能有办法的，她要是想问点什么，被问的人都是明明知道说也得死，不说也得死，但最后都是说

完了死的。第二点，至于个人感情和局面控制，她是受过超常规训练的，我还是相信邱添的专业性的，她绝对不会出差错的。”

“执行吧。”邱清丽又对老李说：“老李，你嘱咐一下邱添，和毒枭打交道，让她随机应变，安全第一。”

“没问题，我嘱咐她，你放心吧，她谁都不信任，干咱这行的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那个夏晓宇是个例外，我可是提醒邱添好多次了，但她不听我的，回头你得说说她。”

“昨天的事把那孩子吓坏了吧？”邱清丽问。

“可不，老百姓谁见过这场面啊。昨天我怕是要出大事的，好在邱添没动手。”

“太晚了，你们俩在我会客室睡会吧，我去跨院和闺女睡。”但老关和老李还是回去连夜做准备了。

妈妈回来，邱添就醒了，母女俩躺着聊天。

“你和夏晓宇怎么样了？”

“还挺好的。”

“什么时候结婚啊？”

“结婚？你怎么也催婚啊？”

“你别冤枉我，我可没催你啊！结不结都是你自己的事。我就是问问。”

“这还差不多。我没打算和他结婚。”

“不打算结婚？哦，只恋爱不结婚？”

“暂时不结婚。”

“你这个暂时是有多暂时啊？”

“不知道。你看昨天的事，就被人利用了。结了婚就有软肋了，容易被人拿捏。”

“你这软肋，结婚或不结婚，对你有区别么？”

“没有。”

“还是的！”

“可别人不知道啊。男朋友和老公能一样么？”

“别人都傻啊，看不出来。”

“哎，老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情况你也知道，说不定哪天就光荣了，还结婚干什么啊。再说了，我一身的伤，要是哪天瘫了，让他天天伺候我，我那不是拖累他么。”

“你想的还挺远的。什么叫夫妻啊？你瘫了他伺候你，你觉得拖累他，也许他觉得是一种幸福呢。”

“这我倒没想过。”

“那他要是瘫了，你不管他？”

“那不能，我肯定伺候他。”

“还是的，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哎，夏晓宇父母有没有问过你们结婚的事啊？”

“谁还都像你这么八卦了，没事就催婚啊。”

“你们几年了？人家父母能不问？是没跟你说吧？”

“不能，他什么都和我说，从来不瞞我什么事。”邱添一脸得意。

“你的事他知道多少？”

“不太知道，他也想问，但又不敢问。”

“你和人家厉害了？可别乱发脾气啊。”

“我脾气好着呢。我不让他问，他就不问。他怕我。”

“那是怕你么？”

“哎呀，知道，我就这么一说。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是觉得对不住他，我跟他就没什么实话。他原来以为我是学生，后来以为我是文职，收集些情报什么的，不过电影院那次全暴露了。他挺聪明的，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点什么。哎，都怪老李瞎安排，我的淑女形象全毁了！”

“你快算了吧，整天要踢死这个踢死那个的，还淑女呢？！”

“是不是老李又跑你这儿来败坏我的形象了？我一脚踢死他！”

“别说老李了，还是说夏晓宇吧。你可以慢慢地，适当地透露给他一些能透露的，免得有什么事情太突然，像昨天的事情就是，得把他吓得够呛。透露一点，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也能减少他的危险。”

“嗯，行，我慢慢和他说。”

“夏晓宇在学校干的怎么样？我看他还挺认头的，人家都去大公司，考公务员什么的，他也没想法。”

“他这人属于那种比较恋家的，有时间就愿意和我在一起呆着，他对钱，大房子，豪车都没兴趣，穷酸还清高，也没什么朋友，不过有点儿才。他对我挺好，我也不图别的，人品没问题，对我好就行了。”

“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结婚后就知道了，没那么多浪漫，都是一地鸡毛。轰轰烈烈的爱情容易，一辈子平平淡淡，能相守到老，太难了。”

“呦，老妈还深刻起来了。”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啊？你现在出外勤，等过了黄金年龄总要退下来的，到时候你打算干什么？”

“我没什么打算。等不干外勤了再说吧，也许还申请退伍呢。”

“退伍？你？”

“啊，怎么了？到时候我结婚生孩子去了。”

“一听就不是实话，刚才还不结婚呢。行了，快睡觉吧。”

母女俩见面的机会不多，更难得能在一块儿说会话了，她们聊了很多，都是生活上的事情，妈妈还是不放心女儿，替女儿操心。

第二天早上，老关和老李给邱添下达了任务。老关告诉邱添，雷曼掌握的卧底代号高跟鞋，二处已经找了三十多年了，只知道此人的代号但一直没能把人挖出来，争取能从雷曼那里问出此人的名字。

技术人员准备好监听和录音设备后，邱添给费尔南德兹打电话，一下子就接通

了。“罗贝托，我很喜欢你送的礼物，谢谢你！”

“你喜欢我的礼物，我也很高兴。”

“我有个旅行，要离开几天，回来后我也有礼物送给你，是你想要的礼物。”

“太好了，我一定会喜欢的。邱小姐要外出，我也要回国了。我也欢迎你能很快到我的国家去度假，我会为你安排一切的，你会在我的国家看到你想看的风景的，希望你也能听到你想听的音乐。”

“太好了，我会很快安排的。再见。”

“再见。”

打完电话，老李和老关分头去准备了，老李安排人送邱添回梧桐街。

夏晓宇没有课，就留在梧桐街，他最近在整理自己的文章，准备出一本散文集。

“我，明天… …要出门。”邱添怯生生地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多，自己又要离开夏晓宇，她舍不得，也不放心。

“你有慰问演出？”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讨厌！”邱添锤了夏晓宇一拳。“我有点不放心你，你就住这里吧，不要到处乱跑。”

“你放心吧。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不知道。咱俩去买点菜和水果吧，至少后面两天你不用出去了。对了，你和叔叔阿姨说一下吧，周末不能去郊游了。”

大卫·布里奇刚刚上任就提出了全新的计划，他申请的从南朝鲜和日本的美军基地各抽调 150 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以平民身份秘密进入台湾，加强对台湾军方培训，将来让台湾人打中国人。他的计划被批准了，以平民的身份进出台湾，大卫-布里奇已经轻车熟路了，他此次去南朝鲜和日本开会就是为了落实计划。

布里奇的第一站是南朝鲜。他以美国某电子公司职员的身份从台北飞往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在那里会有人接他去美军基地。从南朝鲜到日本则是搭乘美军的军机，之后再以平民身份从日本回到台湾。

一辆挂着美国领事馆牌照的车停在了到达大厅前面的临时上下客区，司机托马斯是来接布里奇的，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接布里奇了，因此也不用举着牌子在出口等。飞机已经落地了，托马斯知道布里奇通常都是没有托运行李的，应该很快就出来了。他向到达大厅里面张望着。这时过来一名警察要托马斯把车开走，托马斯出示了证件，警察无奈地走了，当地警方是无权管辖驻南朝鲜美军的。

这时一个穿着一身运动服的短发女孩推着行李车从到达大厅出来，行李车上有三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还有大大小小的几个包。她带着棒球帽，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推着行李车，径直朝着托马斯的车走过来，因为一直在看手机，根本没有看到托马斯的车。眼看着行李车离自己的车越来越近就要撞上了，托马斯赶忙降下副驾驶一侧的玻璃，大喊了一声“Hallo!”对面的女孩一惊，抬起头来，但大概是车上的东西太重惯性太大，加上她手忙脚乱的，行李车还是撞到了托马斯的汽车的右后门上。

托马斯赶忙下来查看，右后门被撞出了两个小坑，漆面也被划了几道。托马斯很生气，那个女孩显然吓坏了，赶忙用带着浓重的南朝鲜口音的英语道歉。就在这时，托马斯见大卫出来了，忙转过身去向大卫招手示意。女孩乘托马斯转身的功夫，把一个小手包丢到了汽车副驾驶一侧脚下的位置。大卫问了情况，看看也没有大问题，他不想招惹任何事情，就让托马斯开车，没有再和女孩计较，让女孩走了。女孩连声道谢，推着行李车赶快走开了。大卫上了车，升起车窗，车立刻开走了。没开出去多远，大卫就发现了脚下的小包，他拿起来，是个女孩子的化妆包，他问托马斯：“你女朋友的？”

托马斯瞟了一眼，说：“不是我的。没见过。”

大卫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女孩，而且奇怪的是，她推着行李往到达大厅里面去了，而到达的旅客是应该推着行李往外走的。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想降下车窗把包扔出去，但已经来不及了，随着一声巨响，两个人和车一起都被炸飞了。

邱添推着行李车迅速进了卫生间，她取下一个蓝色的大箱子进了隔间锁好门，从里面取出一个套装进去的小一些的香槟金色的箱子码放在蓝色箱子上面，从金色箱子里面取出一身套装，黑丝袜和高跟鞋换上，又带上了一副金丝边眼镜，还系了一条小丝巾，完全是一副日本职业女性的模样。她把换下来的衣服装进金色箱子，把蓝色箱子留在卫生间，拉着香槟金的箱子出了卫生间，坐电梯去了出发区层，她搭乘的釜山到札幌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邱添以日裔美籍的身份飞往北海道，从那里她将转至东京，再用日本护照飞到秘鲁的利马。按照和罗贝托约定好的时间，邱添应该搭乘两天后的航班，为了消磨时光，邱添选择了乘邮轮从北海道前往东京。看着海水翻起的浪花，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和夏晓宇一起乘船旅行。

秘鲁的冬天还没有完全消退。罗贝托让卢卡斯亲自来接邱添。上次见面后，卢卡斯对邱添印象深刻，在他看来邱添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全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又没有语言障碍，他很想接近邱添。

“我可以叫你添么？”卢卡斯问道。

“可以的。”

“添，到了波哥大，我可以请你吃饭或者请你喝酒么？你放心，会很安全的。”

“卢卡斯，如果事情结束之后你仍然想请我吃饭或者喝酒，我会很高兴加入你。”

卢卡斯觉得有一点扫兴，但又不想表现得太心急。

邱添和罗贝托又见面了，这次是在罗贝托的家里，罗贝托高兴地拥抱了邱添。

“添，很高兴你来到这里。我要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开心。”

“不客气。但很遗憾，我不能把礼物完整地亲手交给你。”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很难拼凑起来一件完整的礼物了。”罗贝托说道。

“我来是为了取你给我的礼物的。”

房间里只剩下了罗贝托，卢卡斯和邱添。邱添向罗贝托了解彼得·雷曼的情况。

雷曼从欧洲辗转了好几个国家，还在非洲待了一阵子，最后来到哥伦比亚，他化名格拉雷斯，早已经不为美国政府干了，现在也做毒品生意。他的第一个夫人死了，第二个夫人和他们的儿子在迈阿密，雷曼，或者说格拉雷斯和一个女人生活在哥伦比亚，两个人没有结婚，但有一子一女。儿子有女朋友了但还没结婚，女儿结婚不久。近两年格拉雷斯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了，事情基本都是他的儿子和女婿打点，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出门。格拉雷斯初到哥伦比亚时和罗贝托成为了挚友和最密切的生意伙伴，但最近几年两个人不太愉快。

“如果格拉雷斯死了，他的蛋糕就是你的了吧？”

“是的，我不会为此不开心的。”罗贝托豪不掩饰。“我可以把格拉雷斯，不，雷曼，不，格拉雷斯交给你，其余的就是你的事情了。”

“我还想要他的全部家人，你有能力做到么？”

罗贝托盯着邱添看了一会。“添，除掉全家人这种事情是像我这样的商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做的，像你这样的漂亮的女孩子也要这样做么？你确定么？”

“我是个贪心的人，喜欢大的礼物，你有足够的钱买给我么？”

“当然。只有罗贝托不去做的事情，没有罗贝托做不到的事情。”

“好的。我还想要迈阿密的两个人。”

“哦，添，你惊讶到我了！”罗贝托咂了口酒，“不过我开始喜欢你的风格了，我们好像也有些相像的地方。”他放下酒杯，对邱添说：“但是，这需要两天的时间。”

“我有时间。”

“我可以陪添欣赏一下波哥大。”卢卡斯插话道。罗贝托瞪了他一眼，卢卡斯缩了回去。

罗贝托转过头来对邱添说：“添，如果你有时间，也许你愿意到哥斯达黎加去

旅行。你知道，波哥大很乱，我不希望这里发生太多的事情。”

“这将是我第一次去哥斯达黎加，我充满了期待。”

罗贝托倒是很讲信用，真的安排了一切，当然，他将会得到更多，有形的和无形的，短期的和未来的。借邱添的手除掉仇人和生意上的对手，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中国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以后想不跟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罗贝托对邱添说：“添，我知道你不允许别人碰你的家人，但你却要杀死别人的家人，甚至是全家，这样会影响你的名声的。当然，罗贝托答应的事情，都会实现的。”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别人不可以对我做我对别人做的同样的事情。罗贝托，雷曼是美国人，出于尊重，我会用美国人的方式对待一个美国人。”

“我没有理由反驳你。你需要什么武器？”

“当罗贝托是国王的时候，我需要武器么？”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这是罗贝托的口头禅。“漂亮的女孩子更需要保护自己，不是么？”

“好吧，我需要两把沙漠之鹰，10个弹匣，满弹。”

“你不但漂亮，还有独特的品味。”

罗贝托的女助手丽贝卡陪同邱添到了哥斯达黎加。卢卡斯安排抓人和运输，这是罗贝托蓄谋已久的偷袭，他们很快得手了。

彼得·雷曼被吊在哥斯达黎加某地的一处小型肉类加工厂略显空旷的车间里，这里生产的副产品是冷冻牛肉，主要产品是可卡因。

罗贝托也来了，他想看看这个中国女孩的手段，也和自己过去的朋友、现在的对手告个别。在罗贝托看来格拉雷斯和所有的美国人都一样，不守规矩，盛气凌人，自己早就受够了。不知道格拉雷斯是因为

老了，还是因为傲慢和轻浮，才说漏了嘴让自己知道关于中国人的秘密的。

“我应该想到会是你。这是哪？你想要什么？”格拉雷斯对罗贝托说。

“我什么都不想从你这里得到。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吧。”说着他朝着一个手下扬了一下头，那个手下出去了。

丽贝卡陪着邱添进来了。雷曼见到邱添，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阵发黑。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女孩和当年的柏林有关系，这个女孩和当年的那个中国女人邱长得太像了，但比邱更漂亮，没错，一定是的。她盘着头的样子，和那个中国女人简直一模一样。女孩大腿外侧的枪套里各插着一把硕大的沙漠之鹰，显然是在向自己示威，那样纤细的手臂是不可能操作这种枪械的。

“二十多年了，你还是找到我了。”

“我不只是找到了你，还有他们。”

邱添招了招手，一辆冷藏货车缓缓倒入了车间里面，车厢门打开了，人被一个一个地扔下来，每个人都被绑着手脚蜷缩在冷冻车间的地上，像一头头待宰的牲畜。

见到自己的家人，甚至一直没有联系的前妻和在美国的儿子都被弄来了，雷曼破口大骂起来，要邱添放了自己的家人。

“你杀了我吧！你放了他们，我们都专业一点，这和他们没关系！”

“你过去的行为已经侮辱了“专业”这个词。我会杀了你的，向你要求的一样。但是我想知道一个名字，一个中国人，当年给你们提供消息的人，这是你的生命中唯一一次能够表现你的专业性的机会了。”

关处已经把当时的情况和邱添说了，二处一直怀疑有人泄露了中国国防部长的行踪，导致中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三个国防部差点命丧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后来揪出了一个人，已经秘密处决了。但罗贝托的说法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军情机构一直以来的怀疑，还有一个当时的高层没有被揪出来，这个人不但给美国人提供了国防部长的行踪，同时还出卖了邱清丽。

“那个人你们已经杀了，你不知道么？”雷曼反问道。

“你高估了你的智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说出来，没有必要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

“你干脆杀了我吧。”

邱添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地上雷曼的家人。“好吧，我答应你。那就从他们开始吧，你是最后一个。”

雷曼有点害怕了，这个女孩年龄不大，但是很坚定，他能感觉到邱添全身散发出来的杀气，让人恐惧，让人窒息，作为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的职业特工和毒品贩子，雷曼从邱添的身上闻到了最熟悉的味道，那是死亡的味道。

雷曼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费尔南德兹不是问题，关键在这个女孩身上。他还知道，自己今天是必死无疑了，但全家，连前妻都被弄来，是他始料未及的，就是毒贩子火拼通常也不会这样把事情做绝。他决定先发制人，打乱邱添的节奏，激怒这个女孩，如果她很快杀了自己，那家人就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了，也许家人还能逃过一劫，自己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你长得很像你的妈妈，你比你妈妈漂亮。她叫什么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怎么没有打死那个下贱的女人呢，竟然让她把你生了下来，你多大了？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你应该死在你妈妈肚子里的！”

“你不需要提问，回答问题就可以了。”邱添清楚，对方是想激怒自己。邱添是接受过极其残酷的训练的，能够承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只凭这几句话，雷曼根本无法达到目的。

“你想知道一个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不过故事有点长，你有耐心听么？”

“我有足够的耐心，但你的时间不多。”邱添说。

一丝邪恶的笑容浮过雷曼的脸。他开始讲述当年在柏林如何射杀邱清丽，如何残忍地杀害邱添的爸爸的过程。他把血腥残忍的场面描述得非常详细。

邱添知道对方想用这些话激怒自己，她只是平静地听着，她也确实想知道当年的事情，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想知道

为什么当时他们不让妈妈看父亲的遗体。现在她得到了答案，但她不能愤怒，不能有感情，至少现在不行。

罗贝托也在等着邱添的爆发，他知道邱添是个狠角色，他想看邱添怎么问出情报，怎么弄死格拉雷斯。毕竟为了观看今天的演出，自己是花了大价钱的，虽然他得到的会更多。

邱添出奇的平静，一直等着雷曼说完。“你的故事应该讲给更多的人听，也许他们当中能有人把你的故事写成书，或者拍成电影。”

“不不，这不是故事，我是一个要死的人，说的都是真实的，你可以去问你的妈妈。如果我现在手上有枪，我会像当初射击你妈妈那样射击你的，我会打爆你的头。”

“如果不是故事，那我就失去兴趣了。同一个问题我很少问两遍，你老了，我再问你一遍，你听清楚了。那个人是谁？我给你讲一下接下来的流程。在等你回答的同时我会数“十”，然后会射杀那边的一

个人。我再数十，会再射杀一个人，当那边没人了的时候，就轮到你了。流程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的牌也不多，就像你看到的，只有七个人。”邱添指了一下雷曼的家人，耐心地给雷曼讲解着流程，就像机场的工作人员在给乘客介绍如何搭乘去往地狱的航班。

雷曼没有说话，他倒要看看这个女孩会不会像她说的那样做，毕竟现在的场面，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以失去的了，不如赌一局。

邱添对罗贝托说：“下面将要发生是事情比较无聊，如果不介意你们可以在外面等我。”

“我很喜欢听歌剧的，有时候周末我会去。”罗贝托并不想离开。

邱添又回到雷曼面前。“我们开始吧。”邱添说。接着，邱添大声地说：“十！”

在场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邱添已经拔出双枪双手同时射击，两颗子弹同时击中雷曼前妻的眉心。空旷的车间里，两枚弹壳落地的声音和手枪射击的回音交织在

一起，似乎是用独特的乐器奏响了独特的挽歌。

邱添又大声说道：“十！”雷曼在美国的儿子同样被双枪瞬间爆头。

所有人都惊呆了，都说中国人的数学非常好，但这个中国女孩的数学太差了，连从一数到十都不会，只会数“十”这一个数字。

雷曼大骂着，大叫着，他没想到邱添下手又狠又快，根本不给自己机会，这还是雷曼第一次见到有人可以双手都能单手使用沙漠之鹰，并且能够从容和精准射击，这绝不是三年五载可以练就的功力。雷曼原本试图控制局面的，但显然他和这个中国女孩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邱添也不回头看他，又喊了一声：“十！”雷曼和女伴生的儿子被沙漠之鹰射出的子弹爆头，接着是雷曼的现任女伴，然后是雷曼儿子的女朋友。邱添一直在那里用独特的方式数着“十”，似乎忘了雷曼的存在。直到雷曼昏了过去，邱添才停下来。邱添耐心地等着他醒过来。

罗贝托有点希望自己刚才出去了，卢卡斯把头转到一边，丽贝卡已经到车间外面去了。

雷曼醒来的时候，对面地上只有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还活着了。

“你他妈的就是个魔鬼，我他妈的杀了你。”雷曼有些疯狂了。

“十！”邱添又开始数数了。随着重叠在一起的两声枪响，雷曼的女婿也不动了。

雷曼崩溃了，他想救自己的女儿。他后悔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试图抗拒，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出这个名字，让这一切早点停下来，也许他们都不会死，只有自己死。

“停！停！停！”雷曼声嘶力竭地叫道。“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停下来！你应该下地狱，你是魔鬼！”

“我知道。”邱添再次举起枪。“十”。

“张凤年！张凤年！你要找的人是张凤年！”雷曼赶在邱添开枪之前终于说出

了这个名字，他想保住女儿，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尝试的了。

“你的中文不好，你拼写一下，也许我能帮你纠正一下。”

“姓张，Z-H-A-N-G，F-E-N-G-N-I-A-N!”雷曼咆哮到。

“我怎么相信你这样一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邱添冷冷地说。

“高跟鞋。他的代号是高跟鞋。”

“这什么都证明不了。”

“他爱吃干辣椒，红的那种，很辣！够了吧？！”

邱添收起枪，对罗贝托说：“我需要打一个电话。”

“丽贝卡！”罗贝托朝车间外面喊道。“电话！”

邱添用卫星电话联系了李常春的保密线路，把信息告诉了老李。李常春让邱添不要挂电话，他当时就给邱清丽打电话。邱清丽在档案室的两个月并没有闲着，她

每天都在认真看档案，张凤年的档案中确实有喜爱吃干辣椒的记录，还有一份医嘱，因为胃病禁食辛辣食物。他的档案保密度很高，看过这么细节的信息的人不多。邱清丽说可信度高，怀疑过这个人，当时是国防部副部长，已经退休多年。老李告诉邱添可以回家了。

“你杀了我吧，你放了我女儿。”雷曼哀求着，他又把头转向罗贝托。“罗贝托，我求你了，你帮帮我，放过我女儿吧。我的生意都用和平的方式转交给你。”

“不是我做主。”罗贝托耸了耸肩。

“你要的我给你了，你杀了我吧，不要碰我女儿，求你了！”雷曼又哀求邱添。

“很遗憾，我已经说过“十”了”。邱添冷冷地说道。雷曼的女儿也去了另外的世界。

“你应该下地狱，你是魔鬼！”雷曼大喊一声又昏了过去，罗贝托转过了脸去。

没有等雷曼醒来，邱添两枪击中雷曼的眉心，换了新的弹匣，把枪又放回枪套里。

“添，我们可以离开了么？我的人会处理这一切的。”罗贝托想尽快离开这个血腥的地方。

“我想和他告个别。”邱添说着，检查了一遍雷曼的尸体。

罗贝托俯耳对邱添说：“他说的对，你应该下地狱，你是魔鬼！”

“我已经买好了单程票，我还在等我的签证。”邱添用一只手遮着嘴，轻轻地在罗贝托耳边说。

“丽贝卡会送你到巴西。”罗贝托对邱添说道。

邱添把枪和没有使用的弹匣还给了罗贝托。罗贝托接过来，对邱添说：“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两把枪里面有一支是左手专用的。这两把枪也是我送你的礼物，你不方便携带，我会让人给你送到中国去。”罗贝托把枪交给了卢卡斯。

“谢谢你的礼物，但这不是你的商品进入我的国家的通行证。”邱添说道。

罗贝托对邱添说：“添，我们不谈生意，但我很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我是魔鬼，地狱里可没有朋友。”

“我们都去了地狱，地狱里面就有朋友了。”说罢罗贝托大笑起来。

罗贝托和邱添拥抱告别。望着邱添的背影，罗贝托对卢卡斯说：“忘了她吧，她不属于你，她甚至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她属于哪里？”

“地狱。她是赶往地狱的天使。”